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風雅翼卷三四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邵敬修

風雅翼卷三

元　劉履　編

選詩補註三

魏詩二

嵇康字叔夜譙郡銍人身長七尺八寸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寓居山陽與阮籍山濤向秀籍兄子咸王戎劉

伶相友善號竹林七賢初居貧鍛以自給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山濤為吏部舉康自代康苔書拒絶自言不堪流俗非薄湯武大將軍司馬昭聞之而怒景元三年以鍾會譖殺之臨刑自若援琴而鼓

贈秀才入軍三首 四言

秀才李善引本集作兄公穆又按劉義慶集林公穆名熹舉秀才張銑曰康之從弟未知

何據

良馬既閑麗服有暉左攬繁弱右接測洽反忘歸風馳電逝躡景古影字通追飛凌厲中原頋盼生姿攜我好仇叶强於反載我輕車南陵長阜北厲清渠仰落驚鴻俯引淵魚盤于游田其樂只音止且子餘反

賦也閑調習也麗服謂戎服鮮麗也繁弱弓名忘歸矢名劉向新序云楚王載繁弱之弓忘歸之矢接與捷同亦通作捷陳思王七啟云捷忘歸之矢凌厲承

上二句而言蓋有起縱橫行之態生姿猶孟子所謂生色言其意氣自得見於顏面也仇匹載乘也大陸曰阜褰衣涉水曰厲渠河渠引猶掣也盤樂田獵也只且語助聲　此詩蓋叔夜於秀才從戎後所寄贈故首述其軍中驍勇之情及盤游漁畋之樂也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叶輸旃反流磻音波平皋垂綸長川目送歸鴻手揮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釣叟得魚忘筌郢人逝矣誰與盡言叶俔堅反

賦也徒軍衆也秣飼也華山蓋借用歸馬華山之意以石為鏃曰磻流磻猶言流矢臯李竒漢書註云水邊淤地蓋今江岸漲沙地也綸釣緡也太玄謂老莊之道筌取魚竹器得魚忘筌及郢人事並見莊子書

此言秀才從軍多暇既無事於戰鬬惟以弋釣自娱或目飛鴻或彈五弦而俯仰之間游心道妙如彼釣叟得魚而忘筌其自得如此固可嘉矣然在軍旅之中誰可與論此者正猶莊子之意既無郢人之質

則匠石雖有運斤斲鼻之巧而無所施也

浩浩洪流帶我邦畿萋萋緑林奮榮揚輝魚龍瀺士咸反灂士角反山鳥羣飛駕言出遊日夕忘歸思我良朋如渴如饑願言不獲愴矣其悲

賦而兼興也近國之地曰畿萋萋盛貌奮發也瀺灂通作嚵嚼謂衆口呷水而小有聲也　此叔夜自敘其與秀才别後之情言見洪流尚縈帶而相近緑林且榮輝而悦人魚龍亦共聚而游山鳥有羣飛之樂

是以覽物興懐思得同趣之人相與遊娱以忘晨夕令乃不獲所願使我思之不已至于悲傷也魏志稱其文詞壯麗觀此詩亦可見矣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司空記室瑀之子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初辟太尉掾及為曹爽叅軍以疾辭歸高貴鄉公即位徙散騎常侍大將軍司馬昭欲為其子炎求婚籍乃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後引為從事中郎籍聞步兵厨多美酒遂求為步兵校

尉縱酒昏酣遺落世事嘗著大人先生傳以譏當世君子如蝨處褌中又對人能青白眼由是禮法之士深所讐疾大將軍常保持之景元四年卒

詠懷詩十三首

按晉書籍作詠懷詩八十餘篇文選所録者不多李善曰嗣宗身仕亂朝常恐罹謗遇禍因兹發詠故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也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衿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此也此嗣宗憂世道之昏亂無以自適故託言夜半之時起坐而彈琴也所謂薄帷照月已見陰光之盛而清風吹衿則又寒氣之漸也况賢者在外如孤鴻之哀號於野而羣邪阿附權臣亦猶衆鳥回翔而鳴于陰背之林焉是時魏室既衰司馬氏專政故有是喻其氣象如此我之徘徊不寐復將何見邪意謂昏

亂愈久則所見殆有不可言者是以憂思獨深而至於傷心也

二妃遊江濵逍遥順風翔交甫懐環珮婉孌（力轉反）有芬芳猗（五臣音於綺反）靡情歡愛千載不相忘傾城迷下蔡容好結（去聲）中腸感激生憂思萱草樹蘭房膏沐為（去聲）誰施其雨怨朝陽如何金石交一旦更（平聲）離傷

賦而比也二妃列仙傳云江妃二女出遊江漢之湄逢鄭交甫乃解珮珠以贈交甫受而懐之行數十步

女忽不見珮亦隨失婉孌美好貌猗靡謂情意相傾委也傾城女色之美者李延年歌曰一顧傾人城下蔡古蔡州其地多荒淫即鄭國溱洧之間也宋玉登徒子好色賦云惑陽城迷下蔡感激感念而起情也萱詩作諼食之可以忘憂膏所以澤髮者沐滌首去垢也其者冀其將然之詞待雨而見朝日以喻懷其人而不至也此三語並本詩伯兮篇　初司馬昭以魏氏託任之重亦自謂能盡忠於國至是專權僭竊

欲行簒逆故嗣宗婉其詞以諷刺之言交甫能念二妃解珮於一遇之頃猶且情愛猗靡久而不忘佳人以容好結歡猶能感激思望專心靡它甚而至於憂且怨如何股肱大臣視同腹心者一旦更變而有乖背之傷也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借金石之交為喻所謂文多隱避者如此亦不失古人譎諫之義矣須溪劉會孟謂從二妃來不謂有此結語蓋所謂如截犇馬者此文詞變化之妙學者亦不可不知也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戀妻子凝霜被野草歳暮亦云已

比也成蹊漢書李廣傳賛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荆杞皆有刺之木所謂荆棘杞棘是也西山首陽也趾山足也已畢也　此言魏室全盛之時則賢才皆願禄仕其朝譬猶東園桃李春玩其花夏取其實而往來者衆其下自成蹊也及乎權姦僣竊則賢者退散

亦猶秋風一起而草木零落繁華者於是而憔悴矣甚至荆杞生於堂上則朝廷所用之人從可知焉當是時惟脫身遠遁去從夷齊于西山尚恐不能自保何況戀妻子乎篇末復謂嚴霜被草歳暮云已者盖見陰凝愈威世運𤈞窮朝廷終將變革無復可延之理是以情促詞絶不自知其歎息之深也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春秋非有託富貴焉常保清露被皐蘭凝霜霑野草朝為媚少年夕暮成醜老自非

王子晉誰能常美好

興也天馬漢書武帝元狩四年馬生渥洼水中作天馬之歌有天馬來從西極經千里循東道之句凡稱尊貴年齒曰春秋史記所謂富於春秋是也非有託猶言無根蔕也王子晉說見第一卷　此嗣宗見世變不常而警夫居勢位享寵禄者之不可久恃也言天馬本出西北而忽來由此東道矣人之壽命本非有託而富貴之在身者豈能常保耶此詩之本旨也

其言清露而凝霜亦以興少年之忽成醜老又謂自非神仙誰能長存此特明夫理之可曉者以證之云爾若夫言外之意自當潛心領會可也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反顧望三河黃金百鎰音溢盡資用常苦多北臨太行戶郎反道失路將如何

比也咸陽漢都長安也趙李顏延年以為漢趙飛燕李夫人者恐無是理劉會孟謂安知非實有此二人

不必求其誰何也蹉跎失足也以喻日落三河謂河
東河内河南嗣宗所居陳留在河南之東故自西而
望緊稱三河也二十四兩為鎰太行失路戰國策季
梁謂魏王曰臣見人於太行北面而持其駕言欲之
楚臣謂其北面非之楚之路乃曰吾馬良吾用多吾
善御此數者逾善而離楚逾遠　此嗣宗自悔其失
身也言少時輕薄而好遊樂朋儕相與未及終極而
白日已暮乃欲驅馬來歸則資費既盡無如之何以

初不自重不審時而從仕服事未幾魏室將亡雖欲退休而無計故篇末託言太行失路以寓懊歎無窮之情焉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鉤帶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膏火自煎熬多財為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禄豈足賴

賦也東陵瓜秦有東陵侯邵平者秦既破為布衣種瓜長安城東瓜有五色甚美因以得名青門漢書所

謂霸城門以其在東故曰青門畛阡陌皆田閒道周禮溝上有畛說文云南北為阡東西為陌距至也子母言瓜之小大相連帶也　嗣宗知魏亡有日不樂久仕思得如秦故侯種瓜於青門則志願畢矣故詠其事以自見既言其瓜蕃美如此不特可資於已又足以宴會嘉賓焉復言膏火以明自煎人以多財而致患則以明夫寵禄之易失不若布衣之可以安且久也按史記世稱東陵瓜從邵平始蓋平所以垂名

者不以俟而以瓜詩云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其是之謂乎

炎暑惟玆夏三旬將欲移芳樹垂緑葉青雲自逶迤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差義宜反馳徘徊空堂上忉怛莫我知願覩卒歡好去聲不見悲别離

此也三旬張銑謂六月一旬欲入於秋是也青雲樹葉垂陰之象遞更迭也差次也忉怛心憂懼也　此篇憂魏祚將移於晉故託喻炎暑陽明之時惟在玆

夏令三句又欲垂畫意謂若至秋冬則凉冷而陰慘矣且言芳樹之清蔭猶自遠布以見在朝諸臣受魏恩寵固有不可忘者然觀其勢猶四時之更代日月之遞馳殆恐終不能過耳是時衆人惟事奔競誰復顧慮而我獨於空堂徘徊而憂懼曾莫之知者焉篇末復謂願見君臣終於歡好不致篡奪而有乖離之傷其忠愛懇切至於如此不亦悲哉

灼灼西隤（與頹同）日餘光照我衣迴風吹四壁寒鳥相因

依周周尚銜羽蛩蛩亦念饑如何當路子磬折忘所歸豈為去聲夸譽名憔悴使心悲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遊四海中路將安歸韻重

比也隤下墜也周周鳥名韓非子謂其重頭屈尾飲於河則顛必以一頭銜它鳥羽然後得飲蛩蛩獸名按孔叢子北方有獸名蟨者常假足於蛩蛩駏驉食得甘草必嚙以遺之二獸見人來乃負蟨以走爾雅作邛邛岠虛詞也　此篇責羣臣之附司馬氏者而

因以自厲也言魏室雖微尚皆被其恩寵比之日雖西隤而其餘光猶灼灼然照我也迴風寒鳥以比司馬偪逼之勢既感猶有卑下小臣知附王室而不敢違者且謂周周蛩蛩特禽獸耳亦能饑渴相須患難相濟如何當朝執政之臣率皆趨附權姦而不顧返爾豈欲誇大其聲譽而然乎殊不知屈己以媚人其實憔悴而可悲也末章所謂燕雀即上文寒鳥之屬黄鵠以指司馬晉公言其志大必將一舉冲天而遊

于四海為今之計寧辭尊而居卑庶幾韜晦以自全若攀附高遠一遭篡奪之變則我既為魏臣豈忍復事於晉此所以慮中路之無歸也史稱籍本有濟世之志朝議以其名高欲尊崇之籍以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乃求為步兵校尉縱酒昏酣遺落世事大槩與此詩相合然詩中微意又豈史氏所能悉哉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良辰在河許凝霜霑衣襟寒風振山岡玄雲起重陰鳴鴈

飛南征鶤鷄或作鴻鵠並通鳩發哀音素質游顔延年改作由非是商聲悽愴傷我心

賦而比也首陽即雷首山之陽在河中府許猶所也鶤鷄惡聲之鳥楚詞註云即詩所謂七月鳴鶪者陰氣至則先鳴而草死素質謂秋天也游者流徧之意

此篇託言出望首陽想夫伯夷叔齊采薇而隱者得其所矣今我遭此風霜侵迫陰雲擁蔽之時而賢者避去如鴈之南征讒邪得志如鶤鷄之先鳴者焉

遠近所聞莫非若此則我心之悽傷豈得已哉夫夷齊之隠當商周革命之際而嗣宗以此興歎意亦遠矣

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輕薄閒遊子俯仰乍浮沉捷徑從狹路僶俛趨荒淫焉見王子喬乘雲翔鄧林獨有延年術可用一作以慰吾心

比也北里濮上皆紂都近地按史記紂使師延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正義云武王既伐紂師延

抱樂器投濮水而死後師涓從衛靈公過濮上夜聞水中樂音因寫之為晉平公奏焉師曠撫之曰此亡國之音得此必於桑間濮上乎俯仰浮沉趨時附勢之態乍忽也捷徑取便之私道僶俛猶專力也鄧林山海經云夸父與日競逐而渴死其杖化為鄧林淮南子註云今鄧州之西其地多山林者是也　言北里之舞濮上之音皆作於亡國以寓魏國將亡之意輕薄遊子競趨荒淫以比小人之阿附權姦不知所

止當此之時所見率皆如此豈有若王子喬能超世
絶俗全身遠害者哉然其人已遠其法尚存我雖未
免羅乎世網庶幾託此得以外絶榮利内保天真自
足慰吾心耳厥後嗣宗卒獲令終者以此亦可謂善
處亂世者矣
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臯蘭被徑路青驪逝駸駸遠
望令人悲春氣感我心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朱華
振芬芳高蔡相追尋一為黄雀哀涕下誰能禁

賦而兼比也湛湛澄澹貌馬純黑為驪駸駸驟也春氣感心言陽氣發動鳥獸孳尾之時人心不能無感詩言有女懷春亦此意也以上六句並用楚詞招䰟篇語三楚李周翰曰楚文王都郢昭王都鄂孝平王都壽春是也朝雲楚襄王夢遇巫山神女宋玉為王賦其事有朝為行雲等語高蔡亦楚地戰國策楚莊辛謂襄王曰黃雀鼓翅奮翼自以為與人無爭不知王孫公子挾彈其下晝遊茂樹夕調酸醎蔡聖當作靈

侯不以國家為事左抱幼妾右擁嬖女相與馳騁乎高蔡之中不知子發受命于宣王而以朱絲繫已

按通鑑正元元年魏主芳幸平樂觀大將軍司馬師以其荒淫無度褻近倡優乃廢為齊王遷之河内羣臣送者皆為流涕嗣宗此詩其亦哀齊王之廢乎盖不敢直陳遊幸平樂之事乃借楚地而言夫江水之上草木春榮其乘青驪馳驟而去使人遠望而悲念者正以春氣之能動人心也彼三楚固多秀士如宋

玉之流但以朝雲荒淫之事導而進之無有能匡輔
之者是其目前情賞雖如朱華芬芳之可悅至於一
遭禍變則終身悔之將何及哉故以高蔡黃雀之說
終之亦可謂明切矣

懸車在西南羲和將欲傾流光耀四海忽忽至夕冥朝
為咸池暉濛汜受其榮豈知窮達士一死不再生視彼
桃李花誰能久熒熒君子在何許歎息未合并瞻仰景
山松可以慰吾情

比也懸車已見前卷咸池日出處濛汜日入處也熒熒明貌景山商所都之山商頌云陟彼景山松柏丸丸　此篇因悼世變思以自保之詩言魏之將亡猶日之將傾也何盛衰若此其速國祚且移於晉矣士既不幸遭此末運雖視彼一時之富貴不能久存然未遇賢君能撥亂而反正徒爲歎息惟瞻仰高山之松得以堅貞自持可用慰吾情耳

西方有佳人皎若白日光被服纖羅衣左右佩雙璜修

容耀姿美順風振微芳登高眺所思舉袂當朝陽寄顏
雲霄間揮袖凌虛翔飄颻恍惚中流盼顧我傍恍懌未
交接晤言用感傷

賦也西方佳人託言聖賢如西周之王者猶詩言云
誰之思西方美人之意璜佩玉名雙璜者形各半規
在衡牙之兩旁晤對也　此嗣宗思見賢聖之君而
不可得中心切至若有其人於雲霄間恍惚顧盼而
未獲際遇故特為之感傷焉　演義以嵇阮詩係於

魏或者非之蓋見世稱竹林七賢名在晉史故爾然考二人之立心殆與陶靖節畧同史言康娶魏宗室女拜中散大夫及山濤舉為吏部荅書拒絕終無仕晉之意籍當髙貴鄉公時仕為常侍知司馬氏欲求昬以意却之復縱酒昬酣詠詩以見志且康被譖誅籍以壽終並在景元年中自與建安諸子委身曹氏者不類今特依演義列於魏詩之後或又言籍不當為鄭冲作勸晉王牋然攷其文大槩謂褒德賞功

禮典之常不必固讓之意演義論步兵心乎王室有同淵明勸進之文辭不欲為而强迫為之非揚雄甘為美新者比但惜其不能一死而曲自免不得為全美耳讀者亦不可不知也因附其説於此云

晉詩一

張華字茂先范陽人强記治聞撰博物志晉武帝受禪以為黄門侍郎贊伐吳有功封廣武侯遷尚書荀勗譖之出都督幽州惠帝即位拜太子少傅

為太尉楊駿所忌不與朝政及進為侍中中書監遂盡忠匡輔加右光禄大夫封壯武郡公元康六年拜為司空與趙王倫孫秀有隙永康初少子韙以中台星坼勸父遜位乃曰天道玄遠惟修德以應耳不聽卒為倫秀所害

勵志　四言九章

大儀斡烏括反運天迴地游四氣鱗次寒暑環周星火既夕忽焉素秋涼風振落熠燿宵流

賦也大儀陰陽也易云太極生兩儀是也斡轉也天迴天繞地左旋日夜一周也地游李善引河圖地有四游之說謂四時升降不止也星火心星大火也夕以其七月西流漸下而昏也熠燿螢也見王氏本草流飛行貌　茂先志欲及時進德修業故賦此詩以自勵而併以勉人首言天運周迴星氣流易忽焉至此素秋則草木揺落而變衰螢亦化生而宵流矣言此以起下章之思感也

吉士思秋寔感物化日與月與平聲荏苒代謝逝者如斯曾無日夜嗟爾庶士胡寧自舍去聲

賦也吉士猶言君子思猶悲也淮南子曰春女思秋士悲而知物化矣寔與實同與語詞荏苒猶侵尋也逝者如斯即論語子在川上之詞胡寧皆何也舍止也　此承上章而兼言天運不已日月寒暑之往來萬物變化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者如此嗟爾衆士固當因時感念以自强不息何可以

自止哉

仁道不遐德輶如羽求焉斯至衆鮮克舉大猷玄漠將

抽厥緒先民有作貽我高矩

賦也仁者心之德也遐遠輶輕也猷道也玄微妙漠

廣大也抽引繹也緒端也先民謂古之聖賢矩所以

為方之法也　此言仁道在人為甚近求焉而無不

至德之在人為甚輕但衆人少有能舉之者蓋道之

本體玄漠未易窺測然其端緒發見則有如惻隱羞

惡辭讓是非者焉且將抽繹而擴充之則道雖云大而為之在我不難矣此蓋已有先覺者出而遺我以至高之法如此也

雖有淑姿放心縱逸出般音盤于游居多暇日如彼梓材弗勤丹漆雖勞樸斲終負素質

賦也梓良材可為器者樸斲既成質而未治精也

言人雖有美質惟自放心遊惰不敏于學安望德業之有成如彼梓材之良雖勞樸斲而弗加丹漆終不

能成堅美之器以適於用也

養由矯矢獸號于林蒲盧繳繳（職畧反）神感飛禽末伎之

妙動物應心研精躭道安有幽深

賦也養由姓養名由基楚大夫善射者也矯揉直也

淮南子曰楚王有白蝯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使由

基射之始調弓矯矢則蝯擁柱號矣蒲盧當作蒲且

（音沮）淮南子註亦云楚人繳以生絲繫矢而射所謂

弋也汲冢書云蒲且子見雙鳧過之射中其一其不

被弋者亦隨而下研窮也躭謂好之深而學之篤也
言由基蒲且之射小藝也以其專心篤學至於精
熟則其動物應心之妙有不期而然者矣士之為道
苟能潛心積慮優游饜飫於其間至於默識心融豁
然貫通又安有幽深而不至者哉

安心恬蕩棲志浮雲體之以質彪之以文如彼南畝力
耒既勤藨音鑣蓘音衮致功必有豐殷

賦也恬淡靜蕩寬廣也棲猶處也浮雲以喻高遠體

猶本也彪文貌耒手耕曲木芸草曰麃壅苗曰蓘殷

盛也　承上章而言為學之序有不可缺者苟能安

心恬蕩而不失所養棲志浮雲而不溺於卑近則其

進修自不能已必也至於文質彬彬然後可為成德

也復以農功為喻其丁寧之意切矣

水積成川載瀾載清土積成山歊蒸鬱冥山不讓塵川

不辭盈勉爾一作志含弘以隆德聲

比也大波曰瀾歊蒸氣上出也鬱冥蒙勃之貌含包

容弘寛大也隆亦大也　此亦承上章言為學當日進而不已也水積而後成川土積而後成山以比人之積學而後成德然山既成而不讓塵之益增川既成而不辭水之益滿人既畜學以成德又當勉其含弘之量以光大其德聲也易大畜之象云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而彖傳亦云篤實輝光日新其德既畜矣而又日新焉此所以為畜之大此章其得大畜之旨者歟

高以下基洪由纖起川廣自源成人在始累魯水反微以著乃物之理纆牽之長實累力偽反千里賦也土積之始曰基水所從出曰源纆兩股索牽縶而挽之也戰國策段干越人謂新城君曰千里之馬不能取千里者纆牽長也纆牽於事萬分之一而難千里之行　此特申言上章積累之意而又戒以當謹於始不可小有牽尼而為遠大之累

復禮終朝天下歸仁若金受礪若泥在鈞進德修業暉

光日新隰朋仰慕子亦何人當依易作輝

賦也復禮歸仁語本論語言其効甚速而至大也礪磨石也金就礪則利鈞陶家制器之具模下圓轉者是也隰朋齊大夫姓名莊子稱其愧不若黄帝舊註又言其常慕管仲之德　此末章言能實用其力則德業照著有不難者且舉隰朋之仰慕聖賢而益以自勉也　愚謂漢魏以下諸詩未有如茂先此篇能以聖賢之學自勵其志者且逝者如斯一語程子謂

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今茂先獨得聖人之旨則其知識超詣有非淺學之士可得而擬者焉厥後茂先負台輔之望立朝盡忠臨危不屈而信史以令德稱之豈非力學之驗歟

雜詩

晷度隨天運四時互相承東壁正昏中固陰寒節升繁霜降當夕悲風中夜興朱火青無光蘭膏坐自凝重衾無暖氣挾纊如懷氷伏枕終遥昔寤言莫予應叶平聲

永思慮崇替慨然獨拊膺

比也晷日景度周天之躔度也東壁星名月令云仲冬之月日昏東壁中固堅凝之謂升進也朱火謂燈也蘭膏以蘭香煉膏也不知所致曰坐扶亦懷也纊細綿也應荅語也崇替猶言興廢拊膺謂無所中其憤恨而自擗其胷也　此茂先見魏之將亡而感歎之歟其意謂世運固有遷易乃借四時為喻而言仲冬陰盛既極正天道變革陽氣復生之時方且繁霜

悲風交相侵迫而朱火爲之無光則君之昏弱從可知焉于時忍寒伏枕以終長夜亦惟安時處順以待陽明之來竟無可與語此者矣但永思其興廢之故則亦不能不慨然而拊膺也

答何劭

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纓緌如追反爲㣲纆文憲焉可踰恬曠苦不足煩促每有餘良朋貽新詩示我以遊娛穆如灑清風奐若春華音花敷自昔同寮寀音菜於今比毗至

反園廬衰疾近辱殆庶幾並懸輿散上聲髮重陰下抱杖臨清渠屬耳聽鸎鳴流目翫儵直由反魚從七容反容養餘日取樂於桑榆

賦也吏道呂向曰理人之道也窘囚拘之貌冠糸曰纓其結餘下垂者曰緌徽三股索憲法也曠寬泰也穆清美也奐粲爛貌同官為寮同地為寀比近也辱殆語出老子書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懸輿歸老之事漢薛廣德乞骸骨以歸懸其所賜安車傳之子孫儵

魚名也　何敬祖嘗以茂先所居隣並乃贈以詩願逍遥共適以偕黄髪故茂先以此答之因自述其居官迫於煩冗衰疾近於辱殆亦庶幾相與佚樂云爾然既盡忠所事有志弗遂惜哉

情詩

遊目四野外逍遥獨延佇蘭蕙縁清渠繁華蔭緑渚佳人不在兹取此欲誰與巢居知風寒穴處識陰雨不曽遠别離安知慕儔侶

賦也延佇有所待而久立也與猶贈也巢居知風穴處知雨語出漢翼奉傳如鵲知來歲多風則巢於下枝天將陰雨蟻先出垤之類吕向謂蟲鳥久處巢穴性所習知也　此或茂先在外時代述其室家之詞

歟

司馬彪字紹統髙陽王睦之長子少以薄行不得為嗣出後宣帝為政由此不交人事専精學業注莊子作九州春秋又以漢中興無良史撰續漢書

武帝泰始中為祕書郎轉祕書丞後拜散騎侍郎

贈山濤

山濤字巨源河内人初為吏部郎武帝受禪除吏部尚書及遷僕射侍中仍領吏部後拜司徒

苕苕椅桐樹寄生於南嶽叶虞欲反上凌青雲霓下臨千仞谷處身孤且危於何託余足昔也植朝陽傾枝俟鸑鷟食角反叶士促反今者絕世用倥音空偬音總又音綜見迫束班匠不我

頎牙曠不我録馬得成瑟琴何由揚妙曲冉冉三光馳逝者一何速中夜不能寐撫劒起躑躅感彼孔聖歎哀此年命促（此二句意冗氣衰又非知道者之言合删去使上下語脉自然相貫）下和潛幽冥誰能證奇璞（叶普木反）冀願神龍來揚光以見燭

比也苕苕高貌椅桐陸璣草木疏云梓實桐皮曰椅陶弘景曰白桐一名椅桐可作琴瑟霓虹也山之東曰朝陽凡桐材以孤生向日者為貴鸑鷟鳳屬也鸞鳳非梧桐不棲倥偬窮困也班與般同公輸子之

名匠即莊子所稱匠石見櫟社樹而不顧者牙伯牙善鼓琴曠師曠晉樂師也録采記也冉冉猶言漸漸石中有玉曰璞神龍山海經云赤水之山有神而人面蛇身其視能燭九陰是謂燭龍　初紹統未仕時山濤居選職故贈是詩所以自薦達也其意謂抱負良材傾俟世用今者不見顧録則所藴無由表著將恐歲不我與遂没世而名不稱是以中夜不寐撫劒躑躅殆有皇皇如也之意焉且濤為吏部凡所甄拔

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啓事故又言世無卞和則雖有珎璞無能識者惟神龍之明照無所不至所以深有望於巨源也

何劭字敬祖陳國陽夏人司空曾之子武帝踐阼以為散騎常侍遷侍中尚書惠帝即位拜太子太師累遷尚書左僕射永康初遷司徒趙王倫簒位以為太宰永寧元年薨襲封朗陵郡公謚曰康

贈張華

四時更代謝懸象迭卷舒暮春忽復來和風與節俱俯臨清泉涌仰觀嘉木敷周旋我陋圃西瞻廣武廬既貴不忘儉處有能存無鎮俗在簡約樹塞馬足摹在昔同班司令者並園墟私願偕黃髮逍遥綜琴書舉爵茂陰下擕手共躊躇奚用遺形骸忘筌在得魚

賦也卷舒謂日月出沒也周旋行周匝也陋隘狹也

廣武茂先舊封邑名今因以稱其廬有無李善引毛氏詩註有謂富無謂貧此言處富而能儉如居貧時

也鎮者撫而化之之謂簡不煩也約亦儉也樹塞管仲僣奢之事見論語摹法也同班司按晉書劭為太子太師時華為太傅大丘曰墟綜猶理也　史言何曾窮奢極侈日食萬錢而劭亦有父風然其優游自足不貪權勢故此詩能稱慕茂先之儉德而布其私願者如此且言何用遺忘形骸但自相得意如得魚忘筌可也而茂先答章亦云庶幾懸輿蓋二人之志未即歸隠於此可見

以下四葉原書魚尾下書名訛誤

傅玄字休奕北地人性剛勁亮直州舉秀才除郎中武帝即位初置諫官以玄為之俄遷侍中轉司隸校尉每奏劾無所容貴游震懾臺閣生風封清泉侯卒謚曰剛

雜詩

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攝衣步前庭仰觀南鴈翔玄景隨形運流響歸空房清風何飄颻微月出西方繁星依（五臣作衣音去聲）青天列宿（息救反）自成行蟬鳴高樹間野鳥

號東廂纖雲時髣髴渥露霑我裳良時無停景北斗忽低昂常恐寒節至凝氣結為霜落葉隨風摧一絶如流光

賦而比也景謂鴈影廂廡也凡正寢東西夾室皆曰廂髣髴似有似無之貌渥猶濃也低昂迴轉傾側之勢流光即上文無停景之謂　此休奕傷魏祚之日蹙慮讒邪之傾危因物感懷而作歟其言覩南鴈之翔則知其能避寒就暖而人之審時擇處亦當如是

于時魏主昏弱不久淪没正猶微月之西出晉王設官分職而羣臣莫不依附亦猶繁星麗天而列宿成行也其間亦有讒佞小人如蟬鳴烏號者焉雖其出没詭祕若纖雲之髣髴而浸潤之迹已如渥露之霑衣矣殆恐時移事變陰凝堅冱君子亦將不能保身如落葉之摧絕也其詞雖若繁複而意實深密讀者詳之

王讚字正長義陽人博學有俊才辟司空掾官至

散騎侍郎

雜詩

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胡寧久分析靡靡忽至今王事離我志殊隔過商參昔往鶬鶊鳴今來蟋蟀吟人情懷舊鄉客鳥思故林五臣本多誤師涓久不奏誰能宣我心

賦也靡靡猶遲遲也王事王命使為之事離與罹同猶繫也殊別也鶬鶊黄鸝也師涓衛靈公時樂師奏者謂調音樂使有節奏也　正長因行役思歸而作

此詩言朔風既動秋草則邊馬且有歸心而我何為久離家室至今不得歸耶盖以王事繫于我心不敢不勤是以自春至秋殊隅逾遠且人物各有思舊之情世無師涓誰能為我宣明此心也詳此則我獨賢勞之意亦可見矣

孫楚字子荆太原人少負才氣多所陵傲年四十餘始出仕及為石苞驃騎參軍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因此構隙遂湮廢積年後扶風王

駿以舊好起為征西參軍遷衛軍司馬惠帝初拜

馮翊太守卒

征西官屬送於陟陽候作

陟陽地名候斥候也

晨風飄岐路零雨被秋草傾城遠追送餞我千里道三

命皆有極咄嗟安可保莫大於殤子彭聃猶為夭吉凶

如糾纆憂喜相紛擾天地為我鑪萬物一何小達人垂

大觀誡此若不早乖離即長衢惆悵盈懷抱孰能察其

心鑒之以蒼昊齊契在今朝守之與偕老

賦也三命謂上壽中壽下壽也鄭玄禮記註云司命主督察三命莫大云者莊子曰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此借用其語而意則不同未成人而死者謂之殤彭彭祖商賢大夫列仙傳謂其歷虞夏至商壽八百歲聃老聃李耳字伯陽謚曰聃或言其二百餘歲後之流沙莫知所終糾紋也紛擾互起貌鑪冶鑄之器垂謂據高而視下

也誡者警敇之詞齊一契合也　子荆自征西幕下遠赴馮翊而同寮官屬傾城出餞故賦此詩以為别因言人生修短皆有定極安得保其長存以言乎夭則固莫大於殤子矣以言乎壽則雖如彭耼比之天地猶以為夭也奈何吉凶憂喜交相纒擾鮮有不為滑其精魂而損其自然之數者惟達人大觀能知造化之機所以齊生死輕去就不為外物之所動揺頋我若不早誡於此當此乖别未免惆悵盈懐也然揆之

初心本慕此道惟天鑒之當與天地間萬有之不齊者契合為一自今日始守之終身而不失矣篇中語多見賈誼服賦亦皆莊周之遺意而子荆乃借此以自廣耳固未必能究夫原始反終之理而真有得焉然世之鄙夫汲汲以死生得失為患者觀此亦庶幾能警悟云

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貌寢口訥而詞藻壯麗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遂構思十年門

庭藩溷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即疏之復以所見不博求為祕書郎及賦成時人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齊王冏命為記室督辭不就終於家

詠史七首

弱冠弄柔翰卓犖音洛觀羣書著論准過秦作賦擬子虛邊城苦鳴鏑羽檄飛京都雖非甲冑士疇昔覽穰苴子余反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鈆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左眄澄江湘右盼匹覓反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

廬

賦也人年二十曰弱冠柔翰筆也卓犖超絕之意准

亦擬也賈誼有過秦論司馬相如有子虛賦羽檄徵

兵之書説文云木簡長尺二寸為檄魏武帝奏事云

若有急則插雞羽於檄言如羽之疾也胄兜鍪也疇

曩也穰苴姓田氏善用兵齊景公尊為大司馬因號

曰司馬穰苴兵法鈆刀謂以鈆為刀但可充一割耳

班超上疏云臣冀效鈆刀一割之用圖謀畫也眄邪

視盻流目也羌胡西戎也　此太冲因詠史以述已志之詞是時蜀既亡而吴未平故特氣吞東吴而併及西羌也至於功成不取長揖歸田其節槩如此可尚矣夫

欝欝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藉音席舊業七葉珥仍吏反漢貂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興也離離纖䟦之貌胄裔也躡登也僚賤稱左氏傳

云隷臣僚金張漢書金日磾及弟倫後嗣自武帝至平帝七世内侍又張湯子孫相繼為侍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二家貴寵比於外戚藉猶賴也葉世也珥插也漢貂董巴輿服志云侍中常侍冠武弁貂尾為飾馮公名唐文帝時為郎中署長至武帝求賢良舉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就偉奇特也　此篇借以刺朝廷任人不得其當豈亦傷已之不見用歟

吾希叚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當

世貴不羈遭難(去聲)能解紛功成恥受賞高節卓不羣臨組不肯緤(私列反)對珪寧(一作不)肯分連璽耀前庭比之猶浮雲

賦也希亦慕也段干木魏人文侯師之過其閭必軾諸侯聞之而畏魏班固幽通賦云干木偃息以藩魏謂為魏之藩屏也魯仲連齊人奇偉倜儻游於趙會秦將白起圍邯鄲魏將新垣衍亦來說趙尊秦為帝仲連謂平原君曰梁客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及

見與語而行再拜請出秦將聞之為郤五十里平原君欲封之復以千金為壽仲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難解紛而不取也遂辭去不羈謂不受人之羈絡也紛亂也卓特立貌組綬縲繫也連璽謂如蘇秦佩六國印之類　劉良曰此述干木仲連潔已利物以刺當世之無功而貪爵禄者也

濟濟京城内赫赫王侯居冠蓋蔭四術朱輪竟長衢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南隣擊鍾磬北里吹笙竽寂寂

揚子宅門無卿相輿寥寥空宇内所講在玄虚言論准
宣尼詞賦擬相如悠悠百世後英名擅八區
賦也濟濟赫赫皆盛貌冠盖貴者出必擁盖所以覆
冠故以為名術邑中道也竟猶徧也許史並漢外戚
之家孝宣許皇后父廣漢封平恩侯史良娣亦宣帝
祖母也其兄子高為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封樂陵侯
笙竽皆匏屬笙十三簧竽三十六簧揚子名雄字子
雲蜀郡成都人家素貧人希至其門草太玄以自守

玄虛即太玄也雄又譔法言象論語每作賦擬司馬相如以為式擅專也八區八方也　此言漢京城之內王侯極其貴盛時人多趨附之惟揚子窮居寂寥修業以自娛然而名傳百世則在此而不在彼其亦譏當代權貴者歟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列宅紫宮裏飛宇若雲浮峩峩高門內藹藹皆王侯自非攀龍客何為欻讀如忽來遊被褐出閶闔高步追許由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

賦也舒者開明之意靈景日光也神州王嬰古今通論云崑崙東南方五千里謂之神州帝王之宅也紫宫星垣名一曰紫微喻皇都也攀龍言趨附也揚雄法言云攀龍鱗附鳳翼閶闔洛陽門名許由堯時逸士隱於箕山者也　太冲因見高門氣勢之盛士風奔競日甚慨然念許由之逸迹而追蹈之且欲振衣濯足於高遠之地以去其塵雜者如此其不肯事齊王冏也宜矣

荆軻飲燕市酒酣氣益震平聲一作振哀歌和去聲漸離謂若傍無人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陳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

賦也荆軻燕刺客也與高漸離及狗屠飲於燕市酒酣漸離擊筑軻和而歌以相樂已而相泣傍若無人後為燕太子丹報仇為秦所殺倫比也邈輕視貌豪右尊貴之稱賤者謂有德而無位者也三十斤為鈞

荆軻匹夫之勇本無足取特以其能邈視四海輕勢位而重有德故太冲借以諷當代小人之在高位者爾

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落落窮巷士抱影守空廬出門無通路枳棘塞中塗計策棄不收塊若枯池魚外望無寸禄内顧無斗儲親戚還相蔑朋友日夜疎蘇秦北遊說輸芮反李斯西上書俛仰生榮華咄嗟復凋枯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巢林栖一枝可為達士模

興而比也習習數飛也落落不相入也後漢書云耿弇落落難合 塊困處貌寸禄猶國語叔向言尋尺之禄也蔑輕視也蘇秦辯士也說六國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後為齊宣王客卿齊大夫與之爭寵使刺殺之李斯亦以善說為秦客卿始皇以為丞相後二世因趙高譖下斯就刑咄嗟謂一呼語之頃飲河巢林莊子曰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太冲有志之士與世不合惟窮居以自守正猶鳥在籠

中舉翮有觸者也故以起興且言枳棘塞塗以比小人布滿朝行賢路為之不通是則雖有抱負無所展施以致困處窮賤親友疏蔑也然而終安素分不肯妄求以取危禍故舉蘇秦李斯之徒以自警復借飲河巢林之喻以自勉云

招隱二首

按淮南小山招隱士篇謂深山窮谷非君子所宜處而欲招其來歸今晉人乃以招尋為

義欲就與之俱隱而所謂招來者王康琚則以為反招其名題前後不同如此

杖(去聲)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白雪停陰岡丹葩耀陽林石泉漱瓊瑤纖鱗或浮沉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秋菊兼餱糧幽蘭間(去聲)重(平聲)襟躊躇足力煩聊欲投吾簪

賦也杖倚策杖也丘中謂壞室也尚書大傳子夏曰弟子受書於夫子者雖退而岩居作壞室向彈琴其

中以歌先王之風瓊瑤美玉石泉之色似之灌叢也兼猶當也餱乾食也間雜也褋衣之交袵楚詞云夕飡秋菊之落英又云紉秋蘭以為佩躊躇猶豫也　太冲猒世溷濁素有箕山之志故此詩託言招尋隱士於巖林之間見其境趣幽雅人事簡易方且躊躇傾慮足力煩倦欲棄冠簪而就隱也

經始東山廬果下自成榛前有寒泉井聊可瑩心神峭一作蒨青葱間竹柏得其真弱葉棲霜雪飛榮流餘津

爵服無常玩好惡並去聲有屈伸結綬生纓牽彈冠去上聲
埃塵惠連非吾屈首陽非吾仁相與觀所尚逍遥極李善

作撰非是良辰

賦也經始謂初營度也叢林曰榛峭蒨青葱並鮮榮
貌真猶貞也孫卿子曰桃李蒨粲於一時時至而後
殺松柏經隆冬蒙霜雪而不凋可謂得其真矣弱垂
貌綬佩印之組纓牽已見張茂先詩惠連柳下惠少
連也首陽指伯夷叔齊而言尚高尚也　按王隱晉

書謂太冲徙居洛陽城東著經始東山廬之詩乃知此篇隱居以後所作故言目前所有自可賞適靜觀物理有契吾心當此悖亂之時爵服豈得常玩而專以好惡為屈伸觀夫結綬而仕自生纓牽之累不若彈冠隱去以自潔也且如惠連之降志辱身豈非吾之屈乎夷齊餓於首陽豈非求仁而得仁者乎是以人當各觀志之所尚逍遥遊宴以盡夫良辰而已

雜詩

秋風何冽冽白露為朝霜柔條旦夕勁緑葉日夜黄明月出雲崖皦皦流素光披軒臨前庭噭噭晨鴈翔高志局四海塊然守空堂壯齒不恒居歲暮常慨慷（一作若）

賦而比也崖際也皦皦明貌噭噭哀鳴也局狹之也齒年也慨慷感傷之意　此篇首言天氣漸變而寒凝草木亦因時而變衰矣觀此則人之少壯者安得不速老耶又言雲際之月出流素光而我開軒視之乃有哀鴈飛翔而去者以喻陰邪之臣當朝專政是

使賢者方高舉而遐遁也於斯時也我既不可以仕則平生高志阨而不申將恐壯年一去老死無聞故常於此風霜揺落之時而為之感傷焉是知太冲不肎就仕者豈其心哉亦必有道矣

張翰字季鷹吳郡人有清才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齊王冏辟為東曹掾翰知冏必敗乃因秋風起思吳中菰菜蓴羮鱸魚鱠遂命駕而歸嘗荅人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其曠達

類如此

雜詩

暮春和氣應白日照園林青條若總翠黃華如散金嘉卉亮有觀（去聲）顧此難久耽（叶持林反）延頸無良塗頓足託幽深榮與壯俱去賤與老相尋歡樂不照顔慘愴發謳吟謳吟何嗟及古人可慰心

賦而兼興也總聚束也卉草之總名凡物有可觀者謂之觀耽樂也良塗猶言亨衢頓駐也　此季鷹退

歸後詠懷之詩言暮春景物鮮榮信有可觀但易至衰謝未足躭玩亦以興人之榮貴與少壯皆不可以久恃蓋我初企望而進既無可騁之塗於是斂迹以退而又困悴如此則亦無如之何唯念古人有能處此而無憂者可用慰吾心焉若李膺亦可謂善自處者矣

風雅翼卷三